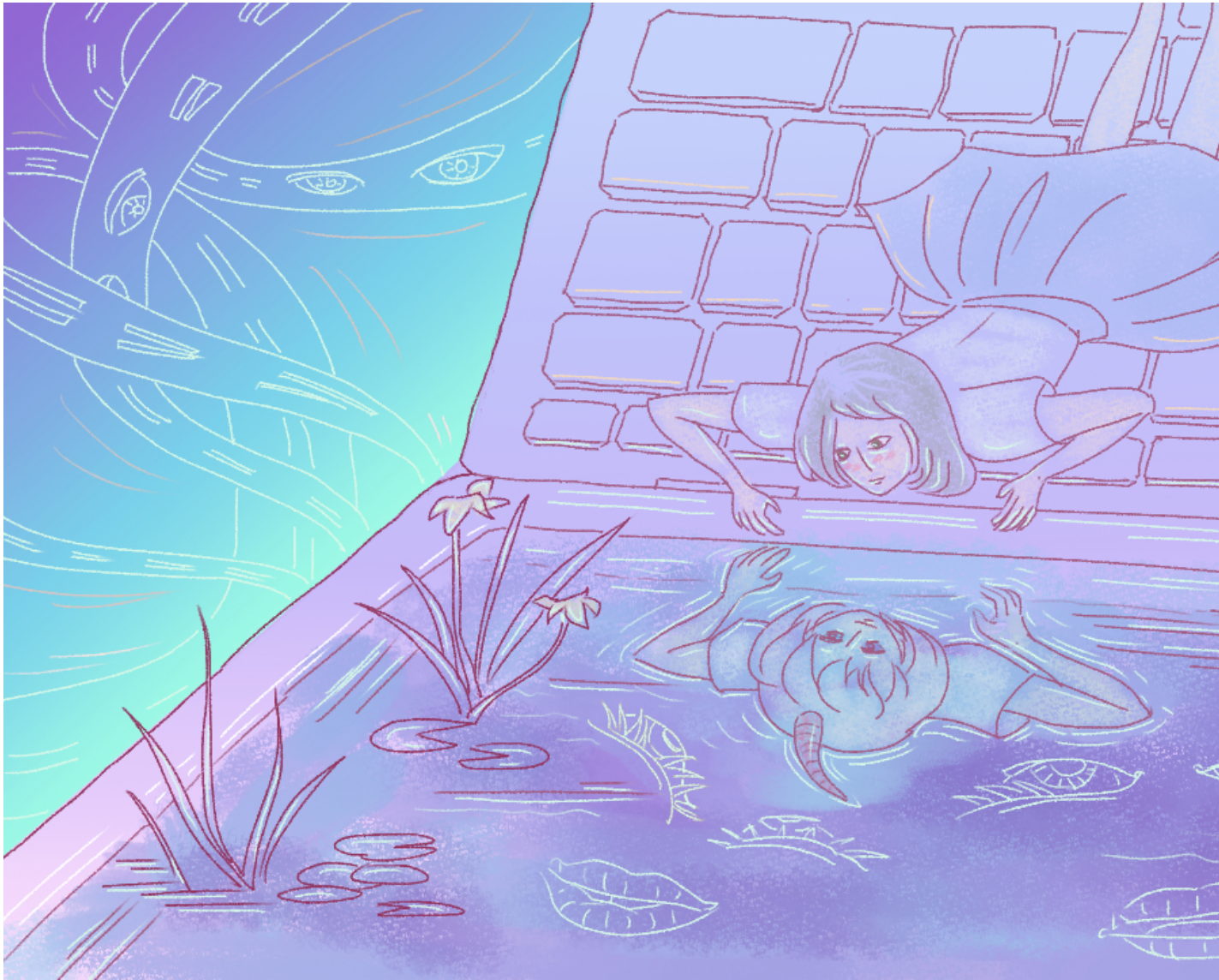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爱，关注与死亡：依奈的两个世界

妈妈，我没朋友了，我就一个人。她们都在网上，你不让我上网我就和她们断绝联系了。



插畫：Rashel Li

【编者按】两年前，18岁香港女孩依奈跳楼身亡。事件很快从不足百字的突发新闻，扩展到死者的生平资料和网络足迹。在众多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上，依奈的名字和“死亡直播”、“二次元少女”、“网络厕所”等陌生而刺激的“亚文化”标签联在一起。讨论之后落在网络欺凌，尤其是主流文化视野之外的“厕妹”群体。

两年过去了，依奈和“厕所”文化渐渐被人忘却。依奈的死似乎是一单已经画上句号的互联网事件。但她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少女符号，有许多细节和故事应当被纪录。通过访问依奈的家人、网友，走访自杀现场和葬礼，阅读依奈的日记、亲友整理的报案材料，以及尽可能理解依奈留在网络中的作品——我们尝试搭起一座桥，让依奈获得更多理解和关注。

依奈的不幸不是个例，她的故事牵涉到多种渴望生存却失落无助的群体。我们希望这篇报导让人们看见，在迅速惨烈的一跳背后，在短暂的讨论之后，是一位被爱、渴望、关注、孤独、胆怯、病痛、热情、希冀、绝望重重包裹的女孩，还有她长达数年的自救与挣扎；也希望大家能看到从现实到虚拟世界，一张张社会安全网如何力有不逮，最终没能接住纵身跳下的依奈。

## 告别直播，“对不起，我的家人，我真的受不了。”

“告别直播”——依奈在直播标题栏输入四个字。

2022年7月26日，香港天水围一个公共屋邨。

这里是香港新界西部的市镇，被群山、村落和湿地环绕，不远处的后海湾对岸便是深圳。屋邨群楼高耸，一片清静，社区中心的大树旁，时有老人休憩、孩童玩耍。

夏日下午五时，日晒猛烈。家在附近的少女依奈走进屋邨停车场大厦，一路去到六楼，爬上近1.2米高的临街围墙。她在围墙的边缘坐好，双脚荡在空中，拿出手机，对著楼下的地面拍了一张相片，又打开弹幕影片网站Bilibili（下称“B站”）的直播间。

这场直播后来没在网络留下影像纪录。从流传的截图看，最初，依奈把镜头瞄向楼下的住宅区通道，只有零星几人路过。短暂的直播中，超过100名网友来过直播间。留言滚动著，人们开始担忧，有人似乎认识依奈，问“老师怎么了”。

依奈没有作答。不到30秒后，画面忽然转成一片湛蓝天空。那是手机跌落地面后，仰拍的视角。又两三分钟，直播结束。

——临近五时半，依奈从六楼跳下，坠楼身亡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依奈的妈妈李莎，在深圳接到依奈爸爸从香港打来的电话。

李莎平日住在深圳，打理自己的工厂。疫情前，李莎频繁往返于深港两地。2022年，深圳还在严格执行中港封关政策，李莎只能带两个孩子去深圳。二女儿依奈想陪伴外婆，最后留在香港。

母女俩已经三个月没见。听到电话传来“女儿走了”几个字，李莎颤到握不住手机。在香港的家人也很意外。七十多岁的外婆外出做身体检查，中午还接到依奈的问候电话。只有家里的外籍工人姐姐察觉到，下午依奈的情绪有些变化。

当晚，香港媒体突发版面登出死讯：“初步相信她由上址平台堕下，现场亦检获遗书。据了解，女事主有情绪病纪录。”在媒体提到的遗书中，依奈一笔一画写下红字：

“对不起，我的家人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有人欺凌我，有人陷害我，有人想我去死。这些人是如此恶毒，如此恐怖。这个世界又是如此可怕，尽管我爱这个世界和爱所有人，我是如此努力，但我不仅一事无成，更是遭人骂，被抛弃，更是被侮辱辱骂。我连发泄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我一发出负面的动态，我就会被取关、取笑、被人歧视……”

那晚，李莎头脑一片空白，身体几乎黏在床上。滴水未沾，无法入睡。

翌日早上，她的微信忽然弹出来自依奈帐号的对话框。她以为女儿复活了。

“我是依奈的好朋友，我想请问一些事情可以吗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.. 她真的.. 走了吗？”

联络李莎的是依奈的朋友，想确认依奈是否真的过世，又传来十余张网络截图，里面是社交平台的公开发帖和聊天群组的对话。

李莎强撑着看下去，内心波涛汹涌。她记起，依奈曾说被不认识的网友辱骂，当时李莎不太相信。

现在，那些隐约的怀疑有了具象的形态。



## 金头，“是不是自杀失败是我的错”

事发四个月前，依奈刚刚度过18岁生日。

她皮肤白皙，圆圆脸蛋，留齐肩短发，平日爱穿粉色格子或海军风的裙子，背包挂满可爱装饰，像从日系少女漫画中走出来的女孩。

依奈两岁时确诊轻度自闭症。中学期间又患上抑郁症，后来休学。她自小喜爱绘画，虽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，但自学掌握绘画和制作动画的能力。在网络世界，依奈构筑了另一个生活圈：她在 B 站、Youtube、deviantART 运营帐号，不定期发布原创作品。不过，有时和网友产生矛盾容易令依奈情绪震荡，严重时甚至会冒出自我伤害的冲动，但根据家人和朋友观察，若有人在身旁及时安抚，她都会平复下来。

2022年4月末，微博帐号“康帕斯隔空喊话bot”推出特别活动，抓住依奈的眼球。

“康帕斯”（全称为《COMPASS战斗天赋解析系统》）是依奈最喜欢的网络游戏之一。这是一款 Moba 游戏（注：多人线上战斗竞技场，类似游戏有《王者荣耀》），2016年在日本推出。玩家可选用不同英雄角色三人组团对战，一局只有三分钟。这个过程既可以结交同好，也能体验刺激的战斗过程和扮演游戏角色的快感。

“康帕斯”的日画风格可爱明亮。玩家可以选择的人物以萌系二次元角色为主。依奈最喜欢的是魔法少女“莉莉卡”和“露露卡”。莉莉卡扎高高的双马尾辫，穿粉色短裙和白色长靴，手持粉色爱心魔法棒。露露卡是她的同伴。两人总是结伴战斗。

这两个角色并非“康帕斯”原创，而是来自日本动漫作品《魔法少女莉莉卡露露卡》。根据游戏粉丝平台 TapTap 的用户介绍，在动漫原作中，莉莉卡使用“梦想与爱”的魔法，是唯一有能力“净化魔物”的角色；露露卡使用的是光辉魔法，遇到黑暗会陷入无法行动的境况。游戏中，这两个角色的设定保留了原作特性。

依奈平日自称“奈奈卡”，仿佛魔法少女的一员。



依奈房间有许多粉色公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这次“康帕斯”的活动限定使用的两个角色——莉莉卡和露露卡，恰好是依奈的最爱。她很快决定参加活动，在寻找同好的过程中，加入了由“康帕斯隔空喊话bot”微博帐号延伸组建的QQ群组。

没想到，兴奋和期待很快变质。依奈被群组网友勾起来自两年前的痛苦记忆。

在“康帕斯”游戏竞技中，玩家若取得赛季排名前十的成绩，可获得特殊金色头像，也就是玩家口中的“金头”。

依奈曾以取得“金头”为目标。2020年，在一次莉莉卡赛季期间，为表决心，她甚至将游戏ID改为“没有金头就自杀”。然而，依奈连续数日“冲金”失败。她难以接受，一度想真的寻死。一位金头玩家伸出援手，帮助依奈升级。尽管最终依奈没能进入前十名，但因为金头玩家的陪伴和帮助，依奈打消了寻死的念头。

两年后，在“康帕斯隔空喊话bot”的QQ群组内，有网友认出依奈，戏谑地提起金头事件，称依奈为“金头解”（注：解为姐的谐音）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在微博上，“康帕斯隔空喊话bot”帐号也出现“金头解”贴文，嘲讽依奈当年冲击金头未果想要自杀。虽然这些微博没有实名指出“金头解”就是依奈，但她认出了自己。

依奈闯进的“康帕斯隔空喊话bot”社群是一种容易滋生言语暴力的回音室。

“隔空喊话bot”是疫情期间微博上流行起来的匿名投稿帐号。帐号运营者就像接收和发出他人投稿的中介机器人，他们把通过私信收到的投稿，直接发布在有很多追踪者的帐号上，内容往往没有经过审查和修改。

“隔空喊话”显露出投稿人的心态：一些话难以用自己身份说出口的话，需要到另一个空间借由bot的嘴巴倾吐。用圈内人的话来形容，这是像树洞一样的地方，大家抒发丧气的想法后可以离开。不过，发表在树洞的内容只有自己知道；但发在“隔空喊话bot”的内容，旁人是能看见的。

网络上可以追溯到较早的“隔空喊话bot”，和一些游戏社群相关。早期帐号会设置一定的审稿标准，内容限于玩游戏的感受。渐渐的，在一些帐号里，投稿不时会丢出不友好的内容，言辞中含有辱骂或发泄情绪的用语，也有针对个别人士的人身攻击。普遍认为，这种现象与游戏《偶像梦幻祭》的社群有关，当时粉丝为游戏中不同角色的人气差距争吵，一度出现言论被删、帐号被封的情况。之后，微博上衍生出针对不同游戏角色和CP（couple）的bot帐号，言论性质和氛围也更具恶意。

这样的bot帐号被网友形容为“厕所”，使用“厕所”的人则被称为“厕妹”或“厕弟”。现在，厕所的范畴不局限于游戏，一些针对精神疾病、二次元、流行偶像的厕所纷纷面世。在厕所里，发帖者批评嘲讽不符合自己观点、审美的内容。例如绘画圈的厕所中，有人投稿发布其他画师创作的图片，评论区就会有人跟贴回复“土”、“表情像便秘”等。

多位以游戏和精神疾病为主题的厕所帐号运营者观察，厕所投稿者的年纪基本分布在15至20多岁，以未成年人居多。在这里，对陌生人的恶意可以轻易被点燃。一位在“康帕斯隔空喊话bot”群组内的人接受[《三联生活周刊》](#)采访时表示，尽管ta不认识依奈，但看到网友科普金头事件，就加入嘲讽依奈的队伍。另一篇关于厕所亚文化的观察文章介绍，厕妹常将看不惯的网络发言或行为投稿到厕所，引发附和与嘲讽的评论，进一步抱团发展成针对圈外人的网暴。厕所生态中的黑化语言和未成年人属性，则增强了暴力的可见性。

在这样的匿名空间，依奈仿佛置身于一个漆黑的房间，只有她被白灯照射，被凝望得一清二楚，却看不到是何人在窥探自己。

4月30日，依奈见到QQ群组和微博都在讨论自己曾经自杀的事，情绪被搅动，很快退出群组。那晚，依奈吞下不少药物，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，带她去洗胃，阻止了这次自杀的企图。

“我伤害自己也是为了不骂人不伤害人，不然我真的变躁郁。”依奈在亲友群组内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并倾诉被网暴的痛苦和失意：“能感受到康厕（康帕斯隔空喊话bot）的网暴气氛，那边的人拿我自杀的事到处说。昨天进去（QQ群）看大家聊天画画啥的明明本来很开心……”

她甚至跌入自我怀疑：“有必要抓别人的痛点到处说吗……是不是（两年前）自杀失败是我的错……不过在凌晨和好友聊了很多回忆让我振作起来了。”

“我也只是在自救。”

♥ 魔法少女★守则 ♥

- ♥ 凡事尽力做到最好,但不能累坏自己 ♥
- ♥ 为了健康、家人、朋友与喜欢的纸片人努力运动控制饮食 ♥
- ♥ 切勿 INTERNET OVERDOSE ♥
- ♥ 友善对待他人,不骂人不人身攻击他人 ♥
- ♥ 努力养成良好习惯 ♥
- ♥ 不吸毒不吸煙不吸大麻不自殘不自殺 ♥
- ♥ 多关心身边人,多幫助他人 ♥
- ♥ 学会自信,爱自己 ♥
- ♥ 不和他人比較 ♥

约定好了哦?  
拉勾勾!



如果有心事不开心,撕下小纸条找人倾诉哦★



翌日，康厕冒出愈来愈多暗指依奈的微博。一些网友跟风留言，嘲笑依奈“玩不起”。依奈向康厕投稿，解释当年的金头事件，希望康厕不再公开讨论和她相关的事情。当天，康厕发起公开投票——是否禁止谈论和“金头”相关的内容。投票结果是“禁止”。

但依奈已经困在那些微博留言中了。她点开羞辱自己的帐号，想看看都是谁在骂她。其中一个被她顺藤摸瓜找到的人是网民 G，她看到网民 G 在其个人微博继续对自己评头论足——

“笨人（本人）仇富！早点死！好死！”

“家里有菲佣，怎么还会emo”

“你越难过我越跳！别人的痛苦我的快乐！”

“我对我讨厌的人：去自杀啊！真死了我也挺乐意替你烧点纸钱”

网民G似乎特别在意她眼中依奈的优越家境，比如住在香港，家里“还有菲佣”。同时，依奈公开讲述情绪低落、想要自杀的行为，似乎特别戳伤网民G。言语间，网民G不同情想要寻死的依奈，而是对依奈的“言行不一”感到愤怒。

依奈还发现，自己发布在QQ空间的内容，总会被网民G得知并讽刺。通过一些蛛丝马迹，依奈推测截图是经由自己信任的网友传播出去的。

网络空间中的安全感本就易碎。依奈心中的裂痕一点点张开。

她向妈妈求助，想循法律途径追究骂她的人。她说，网民G似乎也有情绪病、家庭条件不好，“但我觉得这不能成为她诅咒我全家的理由。”李莎劝依奈息事宁人，多为别人想想。依奈很快改变了想法，决定不再追究。

可不具名的恶意已经渗进依奈的生活，咒骂在她的脑中生根，挥之不去。

2022年初，依奈曾向朋友透露，她不断在其他匿名投稿的网站上收到恶意留言，例如，“大伙都等你去死呢”、“什么时候开自砂（杀）直播 我第一时间来举报”等等。事实上，自从2020年依奈放言拿不到金头就去死，这种催她去死的匿名信息便不断涌现。

依奈尝试挣扎。她试图在生活中创造一些鲜活的时间，以此来逃避痛苦。她制作草莓夹心的蓝莓蛋糕，涂白色奶油，画上可爱的图案。她乐于在网上分享秘诀，煮一碗热腾腾的咖喱乌冬要添加上几片番茄、肥牛和芝士片。她也向网友分享家中小猫的相片。有时，她会轻描淡写地解释自己的状态，“前几天受到一些人攻击，导致心情不稳定，这几天情绪好一点了，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安慰”。

7月，依奈没有忍住，再次翻看网民 G 微博主页，发现 网民G 仍在讽刺和辱骂自己。依奈忍不住截图发在自己的 B 站帐号上。因为截图没有打码，被网民 G 死死抓住，控诉她“实施网暴”。围观网友也认为，依奈跑去看别人主页，属于“犯规”。在这个圈层文化里，一个人在自己的地盘有一定的“言论自由”，这些发言不应该被拿出来公审。

依奈的这次反击又引发了一轮对她的批评。

依奈尝试和网民 G 私下沟通，恳求对方删除相关内容。对话中，她尝试袒露内心真实状态，她告诉网民 G 自己并没有讨厌对方，“我就是对一些责骂我的话过度敏感”。不过，对话仍没能解决问题。

网民 G 再次发微博，称依奈用自杀来道德绑架，博取同情，但根本没人有在乎依奈。依奈找到网民 G，希望删掉这些帖子。但网民 G 继续指责依奈“犯规”，还嘲笑依奈很容易“破防”，之后又发微博，用“巨婴”、“15岁的成年人公主”、“地雷大妈”等恶意满满的语言称呼依奈。

这些帖子没有指名道姓，但依奈判定说的是自己——在不久前的一条微博中，她用了几个标签介绍自己，其中就有“永远15岁的魔法少女”。

依奈决定不再沉默。

7月26日下午一时，她在 QQ 空间发布了一份“挂人条”。“挂人”指在社交平台放出他人个人信息，可能带有恶意攻击、诋毁他人的意图，也是圈内常见的为自己辩护的方式。在挂人条里，她陈述遭受网暴的全部过程。

认识依奈四年的网友梓煦回忆，印象中没见过依奈“挂人”。“基本上逼到要挂人，已经算严重的。如果能私底下解决，就不会用挂人的方式处理”，梓煦解释。当时梓煦见到依奈说转发挂人条还能抽奖，微微放下心，“起码人得活著才能有抽奖承诺，问题应该不大。”

依奈又在自己的 QQ 空间发了一句话，“我真的很想哭，对不起我的朋友。”梓煦解读，依奈冒出想死念头的同时，也对帮助和陪伴她的朋友感到愧疚。

那天下午，康厕微博出现解禁“金头”话题的贴文。

依奈害怕极了。就在堕楼一小时前，依奈将这则投票微博转发到 QQ 空间和 B 站，希望亲友和粉丝投票反对解禁。

但她最终没有等到投票结果。

当晚，依奈离世的消息在网络中蔓延，却无法浇灭一些网友的嘲笑与憎恶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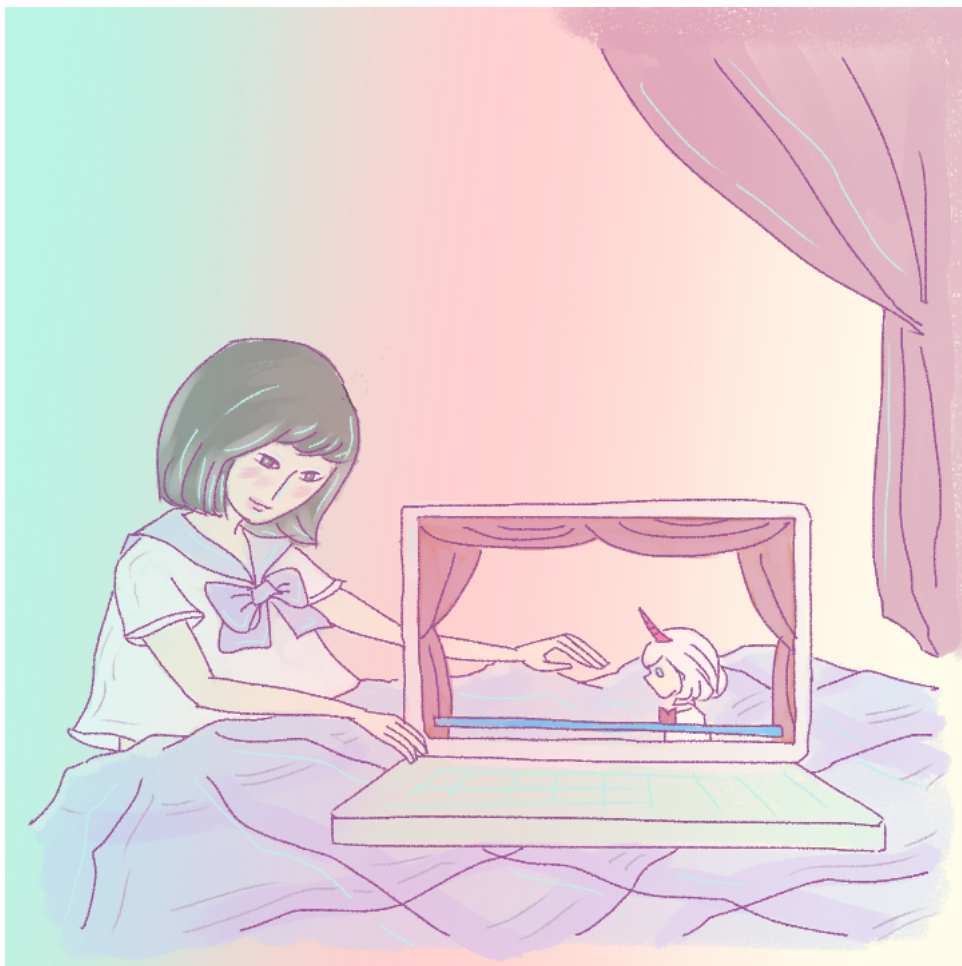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18能休学在家/天天上网/我还要为了我和我爸断绝关系后的生活费/出门打工/就立刻立见高下了”；

“她死了/轻松了/活著的人被网暴”；

“明明阴沟里面的老鼠都能活下去/为什么她随随便便可以跳楼”；

康厕 QQ 群组的网友担心惹来麻烦，讨论著改名、避免被人肉，又一度跑到微信上重新开设群组。直到隔天，康厕网友仍在互相安慰：

“依奈赢了舆论又怎么样，这件事会过去的，但是她死了又不会回来。”



## 魔法少女，“出道准备中 请放心将爱交给我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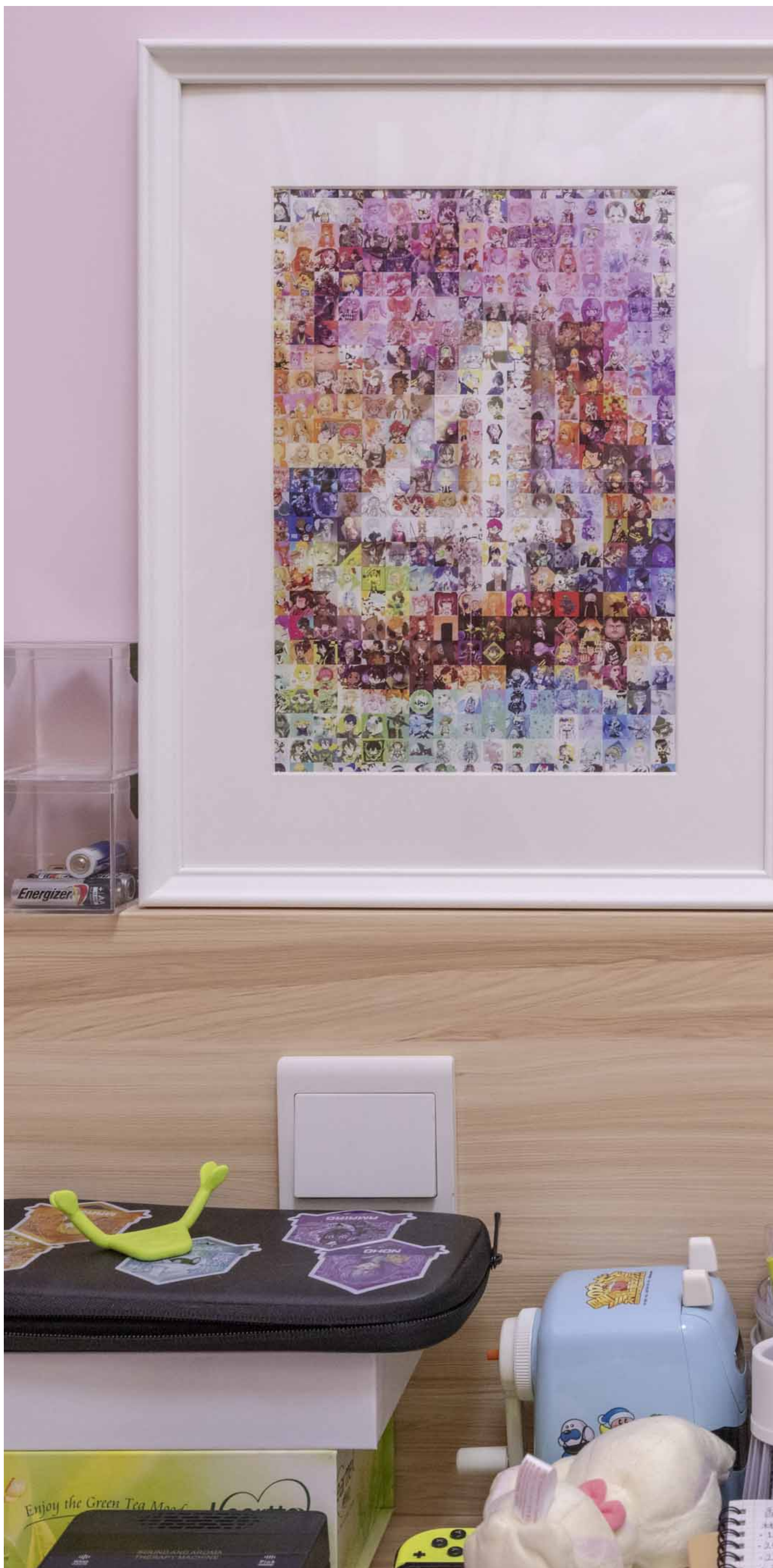
在朋友的记忆里，依奈坠楼前的告别直播来得特别突然。

梓煦在湖北上学，是依奈在网上结交的好友之一。她们常在 QQ 聊天，也有共同的群组。梓煦回忆，7月26日下午四时半之前，依奈还和群组里的朋友倾诉受康厕攻击的事情。朋友们知道依奈的状态不好，但没有觉察到危险。在最后时刻，依奈并没有告知大家要开直播——过往依奈开直播，都会在群组里发链接，希望大家捧场。

事发当天，梓煦帮忙转发挂人条之后就出门运动，五时半看手机才发现出事了。另一位朋友季毅身处上海，到傍晚六时半，才从 B 站工作人员那里听闻依奈的事——工作人员告诉她直播间已经被封，但不清楚依奈的状况，希望季毅帮忙找到依奈。网友筱然早上看到依奈在群里回复自己发的表情包，就没再看过 QQ，直到夜晚，她才看到群友们换上黑白头像——悼念已经离世的依奈；依奈的 QQ 昵称也改成“停跳的心脏”。亲友群组的网友在依奈去世后，陆续赶来群里。大家都感到遗憾，自责没能照顾到依奈的心理状况。

梓煦认识依奈，是在2018年10月。她比依奈大几岁。那时，热爱画画的孩子会在百度贴吧结交同好，后来又流行在QQ“扩列”认识新朋友——这是指 QQ 用户公开发帖自我介绍，想交朋友的人便可以来添加好友。正是在依奈的扩列帖中，梓煦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她们都喜欢绘画和游戏，喜欢初音未来、星之卡比、魔法少女小圆等 ACG 人物（ACG指动画、漫画、电子游戏等日式二次元文化）。

依奈喜欢在网上聊天，建立记录日常生活的相册，把喜好和心事分享给亲近的朋友，耕植朋友圈。亲友群的网友也会分享校园生活和学业烦恼。熟悉之后，梓煦得知依奈有抑郁症，正处于休学状态，“网络上有抑郁的人挺多的，我可以理解。她说在学校待得不开心。”



依奈房间有许多绘画工具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休学后，绘画从单纯的爱好的，长成依奈最重要的生命线。

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童年找到贯穿一生的热爱事物。依奈找到了。李莎回忆，三四岁时，依奈就能一动不动画上几个小时。后来，依奈自学绘图、动画软件，兴趣拓展到制作音乐。她在很多平台上都有帐号，用的最多的还是 B 站，这里圈层年轻，喜欢二次元文化的人很多，能展示多样的素材类型，除了影片，还可以发日常动态贴文、图片，能和粉丝与同好互动。

依奈的 B 站帐号目前追踪人数超过4.8万人。一部分人是在依奈去世后听了她的故事，来到 B 站关注她，在她过往作品中留言悼念。依奈最早发布作品的时间可追溯到2019年。根据帐号目前公开显示的内容，她至少发表了18则动画作品，还经常分享生活动态、绘图和心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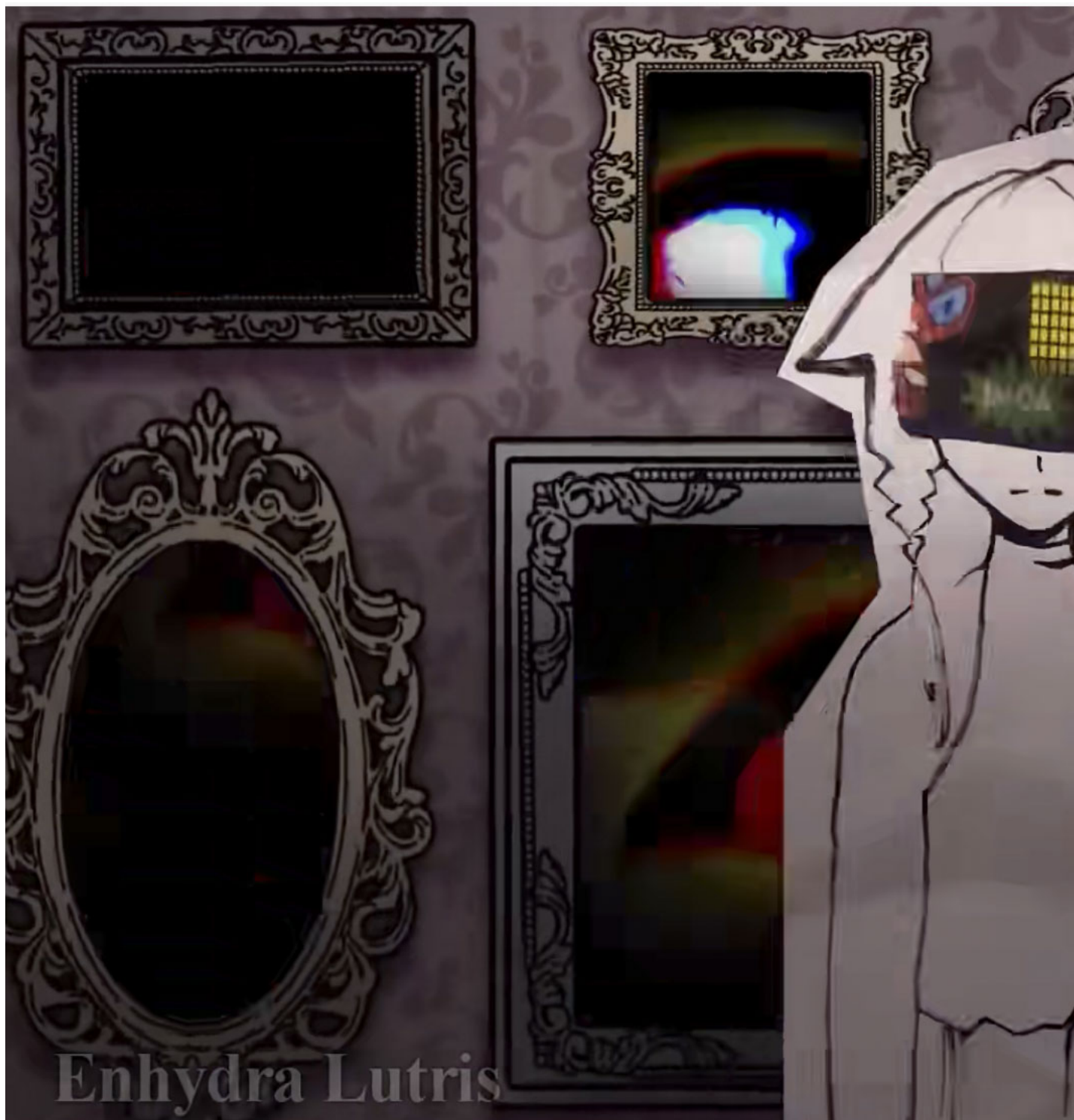
在个人简介中，依奈写道：“魔法少女出道准备中 请放心将爱交给我”。她的帐号暱称由英文字符构成，部分单词的意思为“讨厌说谎的人”。

帐号头像是一个头上有角的白色短发少年，一只眼睛是蓝色的，另一只是绿色。这是依奈创作的自我设定（简称自设）——创作时作者表达自我的图像载体，二次元世界中的另一个我。自设也可以成为用户的社交化身，依奈和梓煦就喜欢互相为对方画画、画对方的自设。

依奈十三四岁时就创作出这个自设，后来将其放入自己的作品中，例如她很爱制作的meme。在 B 站，meme 是一种流行的原创内容，创作者通过模仿自己喜欢的作品所做的二次创作。保留至今的约10个 meme 作品，大多是不到两分钟的动画影片，基本都有几万点击量。这些 meme 里常常隐藏有关自我伤害的内容，白发少年的自设则是主角。

依奈2019年9月发布的影片《【MEME】Baby hotline (轻微负能注意)》，截至2024年7月观看量超过13万。这个 meme 是依奈在同名英文歌曲《Baby Hotline》的基础上创作的，主角正是依奈的自设。白发少年在富有动感的音乐节奏中摇晃身子，一开始还在微笑，而后渐渐皱起脸，抱头哭泣。短短36秒的影片，转场中融入了上吊、欺凌、列车轧人、溅血等视觉元素，它们全都一闪而过，有时需要定格才能被捕捉到。

影片简介中，依奈如此写道：“有点负能但应该不算容易看得出来 (P) 不需要安慰我了 反正已经无法挽救了 只希望以后交朋友能懂得更好地对待朋友”。依奈还在简介中附上原作 MV 的链接，那是一则 YouTube 热播音乐影片，隐晦地讲述关于自杀的故事，也有人将其解读为关于现代人的孤独的隐喻。一些网友认出影片中的各种元素和典故，在评论区留言交流。



依奈的meme作品截图。



依奈的meme作品截图。

依奈的meme作品截图。

2022年6月，依奈受康康困扰时期，在 B 站上传了一则自设 meme。这次的配乐是《らくらく安楽死》（欢欢乐乐安乐死），来自日本的Vocaloid音乐人へぼ（Pepoyo），在 Youtube 和 B 站上都很受欢迎。歌词直白地唱著，因为孤独、贫穷、疾病而不堪“现世的徒刑”，想要“欢欢乐乐轻松愉快的安乐死”，但也知道“自杀想来也不可能是快乐的”。

这则 meme 节奏飞快，画面不断闪烁，很多地方打了马赛克。随著音乐节律，白发少年痛苦抱头，手腕上残留刀痕。影片字幕是背景音乐的中文歌词，唯独三句没有翻译、保留日文原文。有网友破解出语言中的秘密，那三句话的语意分别是“想死”、“跳下去”和“对不起”。

除了 meme，依奈也发过翻唱影片。《るるちゃんの自杀配信》（露露酱的自杀配信）是依奈很喜欢的歌曲。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一宗真实事件。名叫 Rorochan 的女孩2013年直播跳楼，有人在直播期间留言“推”了 Rorochan 一把：“去干吧”、“没人拦著你”。后来，一只日本乐队发行歌曲和 MV，悼念 Rorochan 的死亡。

原版 MV 中，主角女孩留著一头白发，右眼用白色绷带绑著手机。依奈的翻唱影片中，画面下方附有原版影片，背景是依奈的自设，右眼也用绷带缠绕住手机。简介中，依奈写到，“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再有第二个 rorochan 出现”。

对依奈而言，创作不只是爱好。她还希望通过卖画，肯定自己的价值。她把价钱定得十分精细，一个二次元角色，草稿大头35元，上色的60元，全身立绘150元。家人一度想了个主意支持她——在 B 站注册小号向依奈留言约稿。不过李莎不喜欢这个办法，她觉得人要靠实力，不能作假。最后李莎说服了依奈，让她打消使用这个办法的念头。

2021年下半年，画画似乎从一根救命稻草，变成沉重的枷锁。B 站动态上，依奈比此前更频繁提起，画画令她苦痛。她说，看到别人努力，自己也不由得想要努力，但一打开画布就头痛，呼吸不畅，脑袋变得一片空白——她觉得自己“死”了。

“找到了自己小时候画的东西 就觉得现在的自己好颓废 和尸体没有多大的区别 小时候的自己即使画得不算好但也愿意继续画下去 现在的我脑袋一片空白 灵感枯竭 手也像失控了似的完全画不出像样的东西……但明知自己浪费时间却无动于衷 想要挣扎却发现已经没力气了 我希望我能尽快找回最好的状态 去画出更多好看且能震撼大家的完美作品”——12月，依奈在贴文里写到。

尽管画画状态下滑，依奈还是找到了新目标——成为优秀的虚拟偶像。她开始在 B 站上直播画画过程。

几乎同一时期，一款与直播有关的新游戏，抓住依奈的注意力。

## 主播女孩重度依赖，“爱我爱我爱我爱我”

2022年1月，另类美少女游戏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问世。游戏主角是一位迫切渴望获得他人认可，成为最强主播、网络天使的少女。这个以复古画风和另类故事搭建的游戏，吸引了全球玩家，发行两周就有20万人购买。

主角“糖糖”，一头黑发，穿暗色红黑主调的裙子。游戏网站介绍她：“看似老实文静，实际性格任性、容易得意忘形，内心布满获得认可的欲望”。一到夜晚，糖糖就变身“超天酱”，戴上假发和蝴蝶结，穿上白色海军风格短裙，成为讨好粉丝的可爱主播。

玩家扮演的是糖糖/超天酱的经理人兼男友“阿P”，需要帮糖糖打理日常生活、管理行程。不擅处理人际关系的糖糖，生活中唯一的往来对象只有阿P，而她的职业生涯和每日行动规划，大部分时间也都由阿P决定。她在阿P身上织起强烈的感情羁绊。

游戏剧本作者 Nyalra 曾表示：他想创造一个给所有人的网络天使，当人们上网感到孤独时，她能很方便地出现。故此，他尽可能地表达出每个人心中“理想的网络女孩”。

糖糖/超天酱有一个终极目标——30天内获得100万粉丝。阿P/玩家需要帮助糖糖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各种选择，这些选择将影响超天酱的心理压力、粉丝数量等不同数值，最终通往超过20种结局。

绝大多数结局被玩家视为坏结局，包括“糖糖因粉丝人数未达标，放弃直播回老家”、“糖糖和阿P感情冷淡，在网络上找到新男友”、“糖糖变成性爱狂”等等。坏结局也包括“糖糖自杀”。游戏推出后，依奈打了好几周日，她渴望玩到最好的结局，却不断遭遇坏结局。

依奈一向看重粉丝数量。这款游戏也让她渴求粉丝增长的欲望更加旺盛。

“总之魔法少女依奈酱也要2022年冲锋五万粉！……冲不到就离开这个世界吧！”2022年3月，依奈和家人一起庆祝18岁生日时，许下斩获5万粉丝的愿望。

梓煦也知道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这款游戏，“大家觉得前所未有，各种结局引人深思。”她记得依奈说很喜欢超天酱，“但她不希望有人成为主人公（超天酱）的样子。她不会效仿，她知道这是不对的。”



〇〇〇

2022年2月，依奈创作出以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为主题的 meme，配乐是美国流行曲《Happy Face》，歌曲唱到“如果你感到悲伤，不要流露出来/要说：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我今天很开心！”

依奈以游戏画面为基础创作，画面上是超天酱的直播间，留言区的内容被改成滚动著的《Happy Face》歌词，“嘿，戴上你的笑脸面具/这样一切就都将好起来……”

伴随音乐，画面跳转到素人糖糖，她一手捧药，一手拿刀，神色痛苦混沌。当画面跳回超天酱的直播时，超天酱的脸被涂成一团黑色，直播标题变成乱码。

这则 meme 受到很多好评，流量比其他作品都多。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中角色的两面性与依奈一直以来的创作不谋而合。爬梳依奈 B 站的作品，角色常展露出一面明亮、一面黑暗的形象，用伤害自己表达著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感受。

有人认为依奈传达出游戏的内核，“虚拟的超天酱笑著笑著，却突然表情阴鸷开始破防。超天酱举起了女主的遗像，这就是一场‘拟像’对‘真实’的谋杀。”

有人被画面和配乐深深触动：“这款游戏里充满了各种令人感到恐惧的‘真实’……我对这首歌里的内容有一种近乎悲观的认同感，我大多数时间是保持着一股忧郁的情绪，与人交谈也只不过是装作一股热心的样子……”

借由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的 meme，依奈的 B 站粉丝快速增长。影片放出没几天，粉丝就从八千人跃升至一万人，但与她的目标——五万人，仍有不小距离。

还来不及专心涨粉，依奈就被卷入康厕的金头风暴。自杀前一个月，依奈在 B 站发帖，用两张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的游戏截图表达当时的心情。

一张是糖糖的对话框，“到了约定的第30天啰 但是我什么成就都没有留下…… 啊哈！突然好累呀…… 虽然努力过了，但粉丝却不怎么涨啊，甚至还总是被人伤害，我感觉受不了了”。

另一张是超天酱的身影。夜色中，她似乎站在天台边缘，对著屏幕这头的观众伸出手。画面上有两个字，“走吧”。这张游戏截图，出现在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的一种结局中：糖糖觉得粉丝太少，丧失活著的意义，决定做出最后一次直播，标题为“告别直播”。

“爱与数据就是她的精神安定剂”——画面留下这句结束语。

而在依奈制作的《主播女孩重度依赖》meme 里，游戏介面上超天酱直播间的标题被改成了乱码“镹浹椀镹浹椀镹浹椀镹浹椀 ”。

网友破译后，发现意思为“爱我爱我爱我爱我”。

## 依奈的世界，“你不让我上网我就和他们断绝联系了”

李莎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。幼时家境艰困，要耕地，也要靠香港打拼的父母寄钱回来养活家人。她后来结识了依奈爸爸。他是香港人，当时在深圳工作。两人育有三子，都在香港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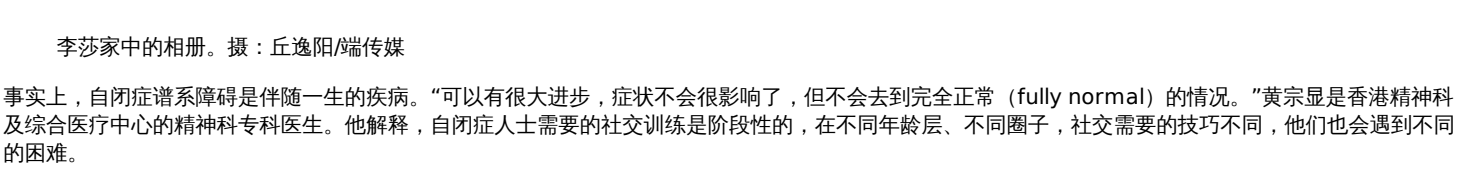
依奈出生后被带回深圳抚养。到了两岁，家人逐渐发觉不对劲。例如，依奈不太会说话，顶多能丢出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这样的简单词汇。爸爸回忆，女儿小时候喜欢看《天线宝宝》，却没什么反应，“（依奈）眼神不知道望去哪里。”爸爸想起朋友家的自闭孩童，带依奈回香港做身体检查。

香港的医生给依奈做测试。医生在房间放气球，气球往天花板飞去，一般小孩会说“给我给我”，但依奈只是坐在那，不会表达有指向性的动作。医生又拿出剪刀剪纸，发现依奈对声音很敏感，但和大人們交流时却没什么反应。依奈被判定有自闭倾向。在宽阔的自闭症谱系中，依奈的症状属于轻度。

李莎一家都没有处理自闭症的经验。这位妈妈很努力去学习相关知识。“妹妹缺少一种物质，是主导沟通的，所以自闭、社交有障碍，把自己藏起来，没有桥梁和别人沟通。”她流畅地解释依奈的状况。

轻度的自闭倾向越早发现、越早进行辅导，可以提升自闭孩童的社交、沟通和情绪调控等能力。在资源紧张的香港，依奈的运气不错，很快排到一间 NGO 开设的特殊学校。

直到六岁，依奈都在特殊学校训练。那几年主要是外婆在香港陪伴依奈成长。她进步很快，数月后，就被老师称赞很会说话。后来，老师发现依奈有绘画天赋，常常画不离手。在特殊学校完成训练后，依奈入读公立小学。在家人眼里，依奈如同“一般”孩童，看不出有自闭倾向。李莎也为女儿的学习能力骄傲，依奈在百来人的学校里学习成绩排名十几位，而后升读一间在香港中等偏上水平的中学。



2016年冬天，依奈读中学一年级。在身体检查中，她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。原本依奈在学校食堂吃午餐，查出糖尿病后，需要控制饮食，低油低糖。李莎决定让家中的工人姐姐每日做饭送去学校。这个举动引起同学非议，他们不知道依奈的健康问题，以为依奈在炫富，显摆有人伺候。

李莎问依奈，要不要和学校说有糖尿病。依奈拒绝了，“本身我以前就有病，不想让人知道。现在我有病也不想让人知道。”李莎尊重这个想法，她觉得依奈希望自己是健康的人，也希望别人“正常”对待自己。

没想到同学们开始孤立依奈。到中学二年级，依奈会在学校用刀鏢手。虽然她没和家人详细解释经历了什么，但大家能感觉到她情绪不好。后来家人了解到，一位原本关系不错的同学，后来和孤立依奈的人走到了一起，一起排挤她。中二到中三期间，依奈被查出抑郁症，一边继续返学，一边看儿童精神科。

经历校园欺凌后，依奈关注起自己的身材。李莎说，依奈天天晚上在家跳减肥操，边跳边哭，还是咬牙坚持。她总是跳到全身冒汗，却没能瘦下来。

那段时间，依奈白天如常返学，但一回到家就哭。李莎觉得，或许是因为依奈去学校会见到欺负她的人，情绪起伏比较大。医生和家長商量，让依奈换一个环境。但如果转学，得完成抽签等手续，李莎觉得麻烦。思来想去，不如停学一年，和同班同级的同学拉开距离。

可在学校被欺凌的经历像一根尖刺卡在依奈心头。休学后，依奈还是想从欺负她的同学那里获得正式道歉。李莎跑去和校方沟通，学校回应，旧事重提对其他学生也是种伤害，请家長退一步，反正依奈已经休学了。李莎劝解依奈，要道歉似乎是为难别人，依奈也就作罢。



〇〇

刚休学的日子，依奈放松了很多。李莎每周在香港停留两三天，带依奈外出逛街，饮早茶，买点小孩子喜欢的东西，例如画笔和书本。以前依奈读书忙，只有暑假能玩手机、打游戏。休学后，依奈大把时间浸泡在网络中。她玩起 QQ，帐号还是李莎帮她开通的。

在网络世界中，依奈尝试搭建一个安全的堡垒。对于建立友情，依奈有著强烈的渴望。她想学习把别人变成好朋友的魔法。与依奈有共同爱好、关系好的网友，会被拉入 QQ 群组。



近年来，中国的网暴事件频繁发生。因网暴而逝去的生命，较为人熟知的除了依奈，还有寻亲者刘学州、粉发女生郑灵华，以及小孩被碾死后、被网暴后跳楼的武汉妈妈等。更多人无声无息地遭受无形的言语暴力，却鲜有施暴者和平台担起责任。

关于网暴的不同调研数据都展示了严峻的景象：2023年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，1000名受访青年中，65.3%的人指自己和周围的人曾遭遇网暴。[BBC报导](#)中指出，一项针对逾2000名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四成受访者曾经历网暴，有16%的人受害者曾有过自杀念头。

网暴没有国界，它是全球范围内共同面对的险境。联合国网站上，[一篇关于网暴的文章](#)提到，逾七成青年曾遭受网络暴力，其中至少一半人因此感到恐惧难堪，但他们并不会告知他人。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很多网络欺凌者根本不认识被欺凌者。文章还指，被欺凌后，人们的信心会被打击，降低安全感，变得偏执多疑；相较于被熟人欺凌，匿名欺凌的负面影响更大。

“网暴是看不到实质的伤口在流血。”精神科专科医生黄宗显如此形容。从业超过20年的他，近年才接触到关于网络的个案，“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的。网络只不过是制造了一个空间做过去有的行为。”

在网络空间，欺凌变得更容易发生，因为欺凌者不需要展露姓名，便以为可以卸去责任。

“你在现实中欺凌一个人的时候，打架见到对方流血，可能都会停下手，因为你知道事情搞大了。但网络没有这些边界，隔了一个空间，你无法评估当下造成的伤害。”黄宗显说，“被欺凌者未必会讲（出来），这是另一个危机。”

对被欺凌者而言，在网上受到压力而导致情绪起伏，一个最能解决燃眉之急的缓解方式是，尽可能不要接触到暴力言论，即远离网络。但对于依奈这样渴望友谊、渴望被认可的人而言，这个选择又变得棘手。

要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，需要社会多方共同织起安全网。

社交网路生态的持分不止于商业公司、个体用户和专家学者，政府机构、立法机构、NGO、互联网平台、广告商等等都在其中有相应的责任。具体能够落地生效的监管措施，无论是企业自律还是立法监督，都是多方角力的结果。相较而言，像依奈这样的个体用户和她的朋友、家人，虽然是这个生态中的原住民，却往往没有足够的工具来自我保护。

与社交媒体、内容平台一起长大的青少年，在虚拟空间交友、创作甚至建立生计，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。但这些庞大复杂的平台对用户、尤其是未成年人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，算法机制往往以忽视社会责任为代价来追求流量增长。除了对直接的网络欺凌束手无策外，平台上关于自我伤害、色情、性骚扰等内容，也很容易通过算法和匿名机制暴露在青少年面前。

因应社交网路公司所属辖地的不同，平台对于这类内容的监管也随著言论自由、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博弈而摇摆。以“自杀”内容为例，如果在Youtube 直接搜索“Suicide”或“自杀”，系统不会反馈任何内容，而会提供一条心理疏导热线的电话号码；如果在 B 站搜索“自杀”，系统仍然会返回数十页的影片内容，不过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会有一个通向“能量加油站”的链接，点击后可以看到关于心理健康类的B站用户内容和各地自杀求助热线。但如果搜索者了解自我伤害文化，知道和自杀有关的谐音词、暗语，如“紫砂”（注：自杀），平台或会缺乏对这类词语的审查监控措施。

尽管不同国家、地区的社交网络公司会推出针对青少年用户的保护措施，如实名制、部分内容设年龄限制、禁止未成年人直播充值等，但这还需要建立在青少年自觉自律、家长始终在场的情况。对于生长于社交网络时代的青少年来说，这些限制有时形同虚设。

而根据 [Common Sense Media 2021年的研究报告](#)，患抑郁症的青少年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更大，是没有抑郁症青少年的近乎两倍；同时，更常使用社交媒体意味著负面感受增长、情绪病恶化，患病的青少年更加能感受到孤独、焦虑和忧郁。今年6月17日，美国最高公共卫生官员维韦克·H·穆尔蒂 (Vivek H. Murthy) [在《纽约时报》呼吁](#)，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序应该像香烟一样，被清楚标注为“有害健康”，具体而言，他希望这种标签能够“定期提醒父母和青少年，社交媒体尚未被证明是安全的”。

李莎常去墓地探望女儿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2023年冬天，记者再次见到李莎，她的气色好了一些，但失去女儿的悲伤留在身心之上。严重的失眠缠绕著李莎，得靠药物才能稍微睡得好点。除了安眠药，她还在定期服用对抗焦虑的药物。

二女儿去世了，剩下两个孩子还在上学。大部分时间，李莎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。她翻出相册，摆在客厅一处方便拿起的地方，情绪来了，就看看孩子们的相片。相片在十几年前拍下，李莎还清楚记得画面背后的故事。

“后来我才发现，依奈拍照的时候，总会靠在我旁边。”在李莎记忆里，依奈是孩子里头最亲近她的，喜欢和妈妈拥抱。

李莎不舍得丢掉依奈的物品。房间角落，白色玩偶套装还塞在木头箱子里。玩偶的白色头套长著红色独角，嵌著蓝绿色的眼睛，里头垫著好几厘米厚的海绵。而因为疫情延误迟迟送到的速递盒，李莎还在等依奈亲自拆开。

依奈去世后，李莎更加关注校园暴力和青少年原生家庭的问题。她常常在微信看短视频和新闻，一个接一个。

她的手机登陆著依奈的 B 站帐号。这两年，后台涌入不少私信。

有人将对依奈的厌恶转嫁到李莎身上，嘲讽李莎维权的举动，称“我猜一下，今年一个人也抓不到”。李莎不回复，对方就追著骂她，“是因为老东西你是精神病，所以养出来的孩子也是精神病吗”。

也有人特意向李莎暗示依奈喜欢的是女生，字句中透露著不怀好意。但李莎认为，性取向是天生的事，应该尊重每一个个体，“不能说因为她喜欢女生，就贬低她的人格。”

更多是善意。有的孩子在依奈生日时悼念她。有的孩子把自己的头像改成依奈的自设，隔段日子就来问候李莎。有的孩子把李莎当作树洞，说自己“很难受，快坚持不下去了”、“之前没s（死）成、”“一个人挺孤独又怕打扰”……每一条善意的信息结尾都有一句“抱歉/对不起”。那个孩子后来还发来自己住院的相片。

李莎需要时间消化屏幕那头与自己的情绪。她回复：“开心是很短暂的，痛苦会永久的伴随著，所以我们要学会与生活和解，接受痛苦是存在著的，但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。”

文字之间，她附上许多拥抱的表情。

## 无梦，“我暗恋你的人设。”

B 站上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帐号。帐号的自设叫“无梦”，13岁，种族是独角兽，留粉色短发；无梦喜欢绘画、甜食、小动物、所有代表正能量的事物，以及和朋友开玩笑。

无梦的脾性温柔，想要成为每个人的好朋友，尽力帮助其他人、做好每件事。上中学后，无梦的校园生活不顺利，无法和人相处，因为疾病被同学取笑和欺凌。无梦有精神疾病，身体虚弱，平时会尽量控制自己，但回到家中，就会把自己锁在房间偷偷哭泣。无梦的家庭良好，家庭生活愉快，但无梦不喜欢告诉家人自己遭遇的困难。来到网络后，无梦认识了很多，心情比以前好了很多，但有时也会因为某些事情后悔来到这里。

无梦曾和依奈在 B 站互动。某年依奈的生日，无梦发布了一则自制 meme，主角是依奈的自设——那个白发少年。依奈前来看在作品下留言，表达喜爱——“我好爱你”。

无梦回复：“喜欢就好啦，我暗恋你的人设。”

无梦，是依奈的小号。

依奈一直害怕暴露自己有两个帐号，被人们讨厌。2020年，她小心翼翼在大号公开此事，告知粉丝们“无梦”的来龙去脉——“我们是同一个人”。

她说：“我不想再欺骗大家，希望你们不会因此而讨厌我。”

依奈从特殊学校毕业的相片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应受访者要求，李莎、梓煦、季毅、筱然为化名。

感谢谢里、苻坚对本文的帮助。

[# 虚拟报导 # 大陆 # 网络暴力 # 社交网络 # 香港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